

# 儿时的年夜饭

放寒假后,小伙伴们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,一遍又一遍翻着日历,还有几天过年了?

当时的年夜饭很简单,也没有什么菜肴,但是必不可少的是肉、鱼和豆腐。

在物质匮乏的时代,又白又嫩的豆腐是仅次于肉食的奢侈品,更是年夜饭桌上的大菜,必须早早准备。藏在楼上老酒瓶里仅有的那点黄豆,肯定是要留到过年的,儿时的我,就是这样,盼着一年又一年的过年豆腐。

有肉、有鱼、有豆腐再加上自家种的青菜,萝卜、自家腌制的菜,这一晚的菜式,是全年最好吃最丰盛的一餐,即使在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,大人们也能尽力淘换平日里难得一年的食材,在年夜饭桌上呈现一番。

在吃年夜饭之前,我家还有一个习惯,就是先喝粥。大约下午三点钟左右,母亲就烧好了粥,要求我们每人喝一碗,这个习俗我家一直延续了好几年。

锅灶旁的肉香味,不时地飘了出来,我就偷偷摸摸地溜了

进去,趁母亲不注意,便偷吃一块,其实母亲早就发现我偷吃了,但是,装作没看见罢了,哇!不知多久没有吃到它了。

父亲放完几个二响火炮后就关上门,要吃年夜饭了。看着饭桌上的菜,闻着浓浓的肉香,口水真的就流了出来,我迫不及待的夹起一大块肉就放到嘴里,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,直到没剩几块的时候,才发现父母根本就吃一块肉,我也不好意思起来,换了别的菜继续兴高采烈的吃着。

对于小孩子来说,年夜饭的美味无关厨艺,更多的是一年到头只有这个年夜饭可以把白米饭吃饱,可以把鱼肉吃过瘾,可以有新衣服穿,这就是过年的滋味。

时代变迁,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,年夜饭越来越丰富了,小时候年夜饭的味道,长大成了一种回忆。现在的年夜饭不能简单地仅仅在于吃喝,更在于饮食的气氛与情感,一家人团聚而已,而这个才是年夜饭真正的意义所在。

张必强

## 镬糍茶

去老家菜场买年货,碰到了村上的东海阿太买了两袋镬糍,他说:“这是90岁老母亲心心念念的过年味道。”

在我幼时的记忆里,镬糍茶就是过年的滋味。只要去亲戚家做客,一定会喝上甜甜的镬糍茶。每当客人到了,一勺红糖,一撮镬糍,用滚烫的新鲜开水一冲,瓢羹轻轻一拌,一碗热气腾腾的镬糍茶就端上来了。

有一次,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到南源小姨家做客。小姨揭开储物间的米囤盖,扒开米来,露出一个大口瓷瓶,从里面抓些镬糍分装在碗里,笑着塞给我。

吃完镬糍茶,姐姐看见碗底下还有几粒红糖碎屑,就用舌头舔,还不忘抬起头来笑着朝我看,好像在说:“你怎么没发现?”

那时过年,几乎每个农家主妇都会搨镬糍这门手艺。熟练的

人搨出来的镬糍,薄薄的,色泽白里透黄,形状像只镬子,也象征着新年的圆满与喜庆。

搨镬糍时,灶膛前烧火也很讲究,要让整个镬子受热均匀,这也是新年里的红红火火。

我们家每次搨镬糍都是妈妈上灶,爸爸烧火,我们几个孩子当监管。只见妈妈脱去外套,系上围裙,撸起袖子,用铁刀(锅铲)盛一个饭团,放在烧烫的镬子里。双手握着铁刀柄使劲将饭团,从镬子底边往上顺时针方向旋转。饭团随着铁刀的转动越来越小,镬糍瞬间出现。接着,她就用一把菜刀把其铲下来,放在磨匾里。如此反复。

偶尔,也会有硬块镬糍。妈妈就将其挑出来,给我们几个监管的当酬劳。我们兴奋得满屋子蹦跳。蹦着跳着,新春也就来了。

严金山



## 作品

本版主持  
林雨尘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## 大寒抒怀

凛冽风声预告春,  
冰封大地待归人。  
寒枝独对空山静,  
暖室同围炭火填。  
苒苒年华催世事,  
悠悠岁月历艰辛。  
愿将此意书长卷,  
与尔相依共享亲。

方清爱

## 大寒新景

暖气阳光照大地,  
天高地远水平宽。  
叶黄飘落青枝秀,  
林碧新妆雀鸟欢。  
村里农夫清洁净,  
溪边妇女洗瓷盘。  
和温冬日问何有,  
节至江南美景观。

李燮焱

## 大寒

大寒至岁终,  
天地入深冬。  
霜白染丘壑,  
冰坚锁雾凇。  
围炉温暖梦,  
煮酒话年丰。  
冷极春声近,  
梅香唤东风。

一剑

## 暖阳

日日暖阳中,  
寒流瑞气融。  
麦苗如涌浪,  
油菜慎言丰。  
鸟语林间曲,  
鱼游河道通。  
冬闲备春播,  
冰雪兆昌隆。

王立海



竹清气香 楼富强

## 迎春辞

已至寒时四九天,  
依然暖日接蛇年。  
归心似箭穿云过,  
故里温馨入梦牵。  
此际迎春情切切,  
今朝送旧意绵绵。  
共期岁月恒安好,  
同祝山河展诵篇。

陈建平